落帆樓文集

落帆樓文集卷八

烏程沈　垚敦三

外集二

簡札摭存上

與張秋水

秋水三丈先生閣下垚秋闈報罷仍滯春明見寓食徐星伯中書家古籍繽紛足資搜討而無館閒住終不免俗緒縈牽不能專心古訓蟲雅道衰士大夫宏奬之風久已寥寂如垚之所遇已爲景星慶雲而僅免餓死則餘人更可知矣

垚久困蕀闈今歲本不欲就試初志不堅仍然無益豈

敢委過于命而亦不能不自傷所遇之窮也顧所以久不歸者初則意欲有所圖今則無可圖而勢不得歸歸不能不求館相知而能爲垚謀館者甚少非勉成所撰之書不可是故久留不去蓋事有所阻而不得遂非心有所戀而不能決也至書之所以不能速成則又自爲法縛初見以爲旣欲撰書自當與前人少異因變一統志之體每府州縣下四至八到都據到城而不據到界則一統志所載無能承襲須詳攷而採取他書是故久而尙未成耳里中故人來書甚少浙闈題名錄垚尙未見不知故人得售者幾人斯時饘粥若少可以自給當以不圖進取爲知幾矣歷攷古無門第之寒士自漢至

南北朝以窮經求名唐以進士求名宋元明以講學求名　本朝以攷證求名其故皆不過為救飢耳今則無一可求無一可以救飢卽昔人所詆為荒速之術今亦術非其術工者不必得得者不必工此古人之言也今則無所謂工者亦無所謂不工者外則公正之言過于古聖賢內則苟且之見并有古鄙夫所料不到者矣是故寒士求食之難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海樵每謂不當多言垚于不可言者卻未嘗言特于里中故人及我丈前則不能默耳若遇可言之人而亦不言則鬱悶難堪故吐其言如此

垚見為伯昂少司寇校修　國史地志兼課二學生去

秋不就沈學使之招留滯都下眞無謂也𡊮之所遇不可謂世竟無知者所挾持之具亦時出爲公卿大夫之用而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騷雅道衰此自關于氣運可歎亦可懼也又疲精竭神以爲不慊于心之作日復如此竊恐更夭年壽無可奈何祇得任運而已惟此哲人諳我劬勞想三丈知我苦衷也

與盛眉庵

眉庵足下起居安否𡊮於月之三日往訪小秋知足下寓童不戒幾有鬱攸之災所居繞水濟濡帷幔救焚甚便而書策之拉雜顚倒誎亦不免𡊮與兄別月餘矣王孫寄食之感杜老抑塞之懷筆所難罄七月內擬歸省

當縱言一切也水經注葱嶺河分爲二南河逕無雷依耐蒲犂皮山于闐扜彌精絕且末鄯善入牢蘭海北河逕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入蒲昌海不言其合但鄯善即樓蘭牢蘭海在樓蘭北扜泥城蒲昌海在樓蘭之東北則南北河所入之澤地不懸遠特不知牢蘭海與蒲昌海合否耳不知牢蘭亦如蒲昌有隱淪之勢否耳若亦有隱淪之勢則亦爲河之源矣司馬通鑑可讀畢否有得幸見示也秋冬課程擬以讀小戴正義爲正業而讀三禮必自攷工記始故假戴東原補注及程易疇通藝錄對讀今卒業矣一

與張淵甫

淵甫仁兄先生足下去冬蒙寄示見懷之作六月中又接奉手書惓惓以眉庵遺著爲念眉兄近年來學邃而境益苦品益峻所造月異而歲不同天假以年豈可量者而竟以暴疾逝日錄一書師泉審定屬𡊮編錄𡊮性不能赴速中有數條又須參攷羣書故尚未錄竟足下謂得精確數十條郎足不朽師泉則以眉兄著述少意在存其眞收采較寬𡊮略遵師泉之意閒有異同千秋之計定當如足下之言將再與師泉商之古人絕大事業皆豫定于未仕之先草野見聞僻陋又無以周知當世之故而悉朝廷之典則欲爲有用之學於都中居爲最宜矣足下素有用世之志近何如其用心耶𡊮好用

心于瑣屑紛賾之處頗亦自知其誤究名物而弃微言指示病根至爲痛切赱當以爲坐右銘豈敢視爲尋常見懷之什也

眉庵唐逊山房日錄師泉寯定赱編爲四卷眉兄生平於通鑑用力爲最久故辯胡注數條最爲精確其餘隨時所記不能無前人已言之言令天假以年所見益博所得益精必將多所改定而今已矣師泉以眉兄著述少故多從寬列入哀其志也書中所言王延于什門二條則人所共知當仍删去今將赱手鈔本奉上望與海内諸君子共商之

近日自知瑣悉之非討妄思奮勉于古作者之文而未知所從事又以爲不明悉國家典故則開口便錯無可

下筆且草野苦無好題目頗懷北游之意所患者臨行無辦裝之資至都無投足之地耳垚擬作元和郡縣志補圖久而不就足下所稱徐君不知何地人長安志圖成垚所急欲覩者也今夏不自知固陋作新疆私議一首錄上乞正之

垚僻處山中不見邸鈔民間喧傳回逆之起以鎮守大臣之淫掠又言四城旣失寇氛甚惡大臣有議棄四城者有此事否乞示知也足下所稱徐君名爵里居垚均不知垚有蓄疑數十條不知可通書問否

垚寓洞庭東山三年矣踽踽涼涼無友朋以激發其志氣暇日擬爲元和郡縣志補圖寓中乏書籍又無劉智

海可假所爲歷歲月未就以垚之具出而問世故枘鑿不相入也乃家中近況有迫以不得不出遊者而茫茫宇內遊將何之人以依人爲活爲苦我謂有人可依而可活猶非至苦者也鄉里秋收殊薄有司浮收日甚一日民何堪耶

兩奉手書諄諄以古義相勗垚雖不敏敢不自力以勉副期望之盛心耶自去春後專意治經深悔前此之囿于一偏而自小也顧精力不振秋來一病今春始愈禮記正義七十卷僅閱十七卷而目疾又發矣日月逝于上人事變于下憂勞灼其心神性情滅于閱歷昔所謂千秋事業頫仰可期一旦銷歸烏有言念及此能不寒

心前書述葉君去病之言以鄙作新疆私議首句自古二字爲非此句本蘇文忠公非堯自撰西域自漢以前不通中國謂漢爲古似亦不妨若必以二字爲非可改作自漢以來四字何如焉耆國滅于貞觀中堯作議時無唐書可檢故言唐所有者但車師前後國不及焉耆此誤非小又文中沿襲史傳成語甚多今悉改去矣

惠到汪明經述學內外篇謝謝來書謂述學攷訂文章俱臻絕詣信然鄙意嫌其氣稍弱耳空者易工實者難巧爲莊子之文易爲國語之文難爲近世古文家空疏之詞易爲述學之文難攷訂之文字字覈實非行以盛氣文勢不能極天際地韓子云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

之高下皆宜故君子必先養氣
大著祔廟論毀廟論及所説諸侯在喪之稱俱未見示望有以教之也杜預論郊不能會通二傳垚讀書少未嘗博覽古今成説禘郊之禮竢再讀數年書後論之近作議三首晉書賀循傳書後一首錄以就正乞教之書後所言萬季野先生已先言之矣王曉庵先生文引徐氏禮記注未昏不立後按古但論殤與不殤不論昏與未昏徐氏之説不知所出亦幸詳示之
天子諸侯之禮不爲子而服子服以臣服本如子也大夫不臣其族則父行祖行代主宗事似無服重之義然族人爲此殤之母皆以宗子母服服之而此代主宗事

之人有爲後之義者亦但如不爲後之族同服齊衰三月終似輕重無別竊疑受重者必服尊服凡爲成人後之禮皆然不獨天子諸侯也但無明文可據拙議初稿本謂服此殤之母如絕屬者服宗子之母之服後以父行祖行屬雖尊義則爲後乃改爲人後之服今足下來書謂文無所出並即改如初稿矣但代主宗事爲此殤之母乃與不爲後之族之服同此義究屬可疑宗子殤死兄弟行子孫行皆無可爲後而必以父行祖行代主宗事此誠天下所希有然不可謂竟無此事也設有如此者宜以何服幸高明教之

爲人後者爲所生服議下篇所言宗法本王制疏用其

意而易其詞遂有與疏中原意不相合處今改換數字
與疏意無不合矣必有太祖乃有大宗細繹王制疏與
喪服小記注疏宗子有庶人本不合垚竊謂王制大夫
有太祖據大宗言祭法大夫無太祖主小宗言必有爵
祿乃得祭祀大宗子有庶人則天下有廟祭之庶人矣
庶人得有廟終不能無疑

承示大著三篇父卒爲母服論及變葛辯皆精當惟毀
廟論私心竊不謂然士喪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祔
廟之期也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
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壞廟之期也廟壞後即還
與否傳無明文鄭康成盧辯皆以壞廟即遷廟有練而

遷廟之說服虔注左氏傳謂特祀於主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于廟（見士虞禮疏）而不言遷廟在何時杜預則謂三年喪畢乃遷廟楊士勛疏穀梁并謂壞廟在三年喪終朱子據遷廟禮君臣皆元服疑遷在除喪之後足下因謂於練壞廟非遷廟於三年遷廟非壞廟坴反復讀遷廟禮而歎鄭說之未可非也遷廟禮曰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至于新廟祝奠幣于几東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於新廟敢告再拜君就東箱西面祝就西箱東面如食頃君反位祝從在左祝

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按吉祭祝詞無噫
歆警神之禮惟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生及子見殯
皆祝聲三士喪禮將啟商祝祖免執功布升聲三啟三
命哭然則噫歆警神非吉禮矣遷廟禮曰贊者盥升適
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孔廣森曰聘禮釋奠
于禰雖無尸猶一人舉爵此奠不舉者未即吉也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然則遷廟不舉爵與曾
子問練不行酬合矣十三月而練二十七月而喪畢改
塗易檐不稽時日遷廟禮一則曰成廟將遷再則曰成
廟將徙是毀廟即成廟成廟即遷廟相去必不遠若成
後遲至歲餘始遷與遷廟禮文不合杜預三年喪畢遷

廟之說不足據信至以君臣元服爲疑則古人居喪固有釋服時矣檀弓曰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康成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也是葬時冠服有變也喪服小記曰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鄭康成曰臨事去杖敬也夫三者皆祭前事而猶去杖則祭時可知矣是練時有變也小記又曰大祥吉服而筮尸吉服者朝服也鄭康成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是祥時有變也然則以安神之故釋凶服而服元服豈足怪哉且以禮服差之大夫吉祭朝服故祥祭朝服諸侯吉祭冕服則祥祭亦當冕服祥祭冕服則遷廟在練時當弁服故盧辯

以未即吉略同爵弁服解元服下諸侯釁廟篇亦君臣元服而雜記作爵弁純衣故盧釋爲爵弁服若諸侯祔祭亦朝服則遷廟在練時當元端服故孔廣森以冠端元解元服而爲之說曰吉事之始故假吉服易喪經也不申祭服者未純吉也夫元服之爲爵弁與元端雖未可定而服元服之不必待除喪則固可斷矣鄭說安可非哉足下據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遂謂練時壞廟猶殷禮周於卒哭已壞廟而以檀弓舍故諱新爲卒哭壞廟之證則垚竊謂舍故諱新未見有壞廟之實據而練時遷廟亦未見其必爲殷禮也以壞廟祔廟合爲一事遂謂壞廟而祖主升升而新主祔則垚竊謂祔廟於卒哭壞廟於練截然兩事不可混合

也又據曾子問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藏祖廟
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遂謂祧者因而遂藏反者
因而遂升事不再舉則幸竊謂孫從祖祭故謂之祔若
祖主已升則所祭者但新主耳不得名之爲祔矣惟孫
從祖合食故喪服小記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若祖已升
而但祭孫不必易牲矣士虞記曰卒辭曰哀子某來日
某隮祔爾于皇祖某甫尚饗明日以其班祔曰適爾皇
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鄭曰欲其祔合兩告之
若但祭孫而不祭祖不必兩告之矣古人解經皆本師
授又研精覃思左右攷覈而後定一說新說不易創也
創一新說初似可喜細校之全經皆不合矣足下以爲

然否幸再賜教此稿宜删淵甫荅書于祿時所服推敭至細當從之自記

垚于三月至京師朝考已于本月九日考過各直省優貢到部者五十餘人取二等卷九本垚名列第八此項于救貧之道毫無所用直完結優貢二字耳星伯先生家所藏圖籍多外間所希有今垚得衣食有資留京數年所欲著之書或可成一二也都下人才所聚垚自問無具未敢與天下士相見而數十年來學者之概約略可言聞見自誇之人多讀書貫穿之人少聞見須有所憑藉故奔走形勢之人既得潤其囊橐又居然以多學自命貫穿非空山靜坐默而好深沈之思者不能而能之又不足以自取衣食往往餓死于荒江老屋之中師

泉之死亦明驗之一端無怪好學深思之人日少一日也夫以荒江老屋之人出其具以輿悪藉得所之人相角至則靡矣然而得所悪藉者不過胥鈔數十條驚愚眩瞽耳豈足言學𡉏所重在貫穿就所獲見者言輿地之學如星伯先生禮服之學如足下斯不媿貫穿二字求之並世諸賢豈易多得也故居人海之中默默自求不敢廣言投契足下聞𡉏言雖謙讓不敢自居亦諒以爲不妄矣退甫境地岔窘一時不能爲之謀𡉏出遊後往往歎忠信之人少以退甫之忠信而困厄如此爲之奈何

石士師遽于八月十三日棄世𡉏鄉試後寄食星伯先

生家迄今尙未有館實心力學不及譁世取寵本古今同慨而近日更甚矯矯名公尙不免世俗之見況等而下之耶𡋯口辨不足以動人筆札不足以徼利而孤懷僻性又以爲得千百近日名士不若得一眞俠士燕市屠狗今無可求又安敢與名士遊也都下惟利爲最重挾高貲入京師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鉅公亦鱗集雲附無此妙劵而但挾學以求殆矣讀書二字今殆將絕矣夫小學特治經之門戶非即所以爲學金石特證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藝本非古之所謂通儒況但拾其唾餘以瓦礫炫燿耶然能以此炫燿者羣奉爲讀書人而不工世俗之書不爲昏夜之乞雖有瓦礫

之燿終于進取尺寸無獲故以瓦礫燿者亦落落不數見也故鄉無可得食四方躚躚無所騁幾何而不隨眉庵師泉之塡溝壑也眉庵師泉所學雖未及成而志趣高超胸懷浩落輩下名流識解議論未見有逮此二人而二人皆飢凍以死天意其可知矣足下明春入都否近日習氣有學之人得之數較少于失然暫別茅山來就朋酒談讌之樂亦差自得垚引領以望

亮生云淵甫在都中所作皆就葉去病審定去病之文垚但見鐵夫先生集序簡古峭絜于文律甚深然淵甫得山川清淑之氣翛然塵表盎然倫物之內不必峻厲其氣而自有和平溫厚之音其文其情皆與去病異去

病長處固淵甫所無淵甫長處亦非去病所有若舍已所不能自已者而改就去病之簡是謂棄長用短徒失淵甫之美矣文須良友刪定特各人有眞性情仍須以我爲主也

接奉尊書以少可語之人盼望羈客早歸垚讀之不勝惻然竊謂學術之盛衰關乎時運道消之會提世一轍聲華之地襲古祇以希榮寂寞之鄉貌樸亦無眞性天下滔滔安得更有眉庵半虔其人與之抗論古今商酌取舍也垚在都下三年惟與德清家閒亭孝廉投契較深閒亭有論古之識性落落寡交遊惜不喜宋儒爲其生平一大病然垚于都下所見人未有如渠比者因歎

學術之衰人心之壞而光明純白如足下者在今日遂為不食之碩果也天下皆欺人之人天下皆求利之人獨足下無此卽此已足爲今日之麟鳳𡍼覽觀史冊于古今利病亦略識其梗概今日風氣備有元成時之阿諛大中時之輕薄明昌貞祐時之苟且海宇清晏而風俗如此實有書契以來所未見嗚呼斯非細故也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之不信古人有一於此卽不可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風俗一世之人心嗚呼斯豈細故也向與眉庵諸君風雨論文備極往復之樂今逝者不可作存者亦非昔時意興足下薄宦羈身固有德孤之感就使舍官而歸亦豈能追歡曩日

即身歷之二十年已不勝今昔盛衰之異況貧者益貧衰者益衰故人子弟皆不能讀父書恐後日并不如弟今日所云也垚初至都到今日但三年耳然殊覺風雅之衰日遜月俶因推足下在都時光景必倘遠勝今日故能令足下久留有南雅先生之激揚敬堂先生之肫懇自然猶有可留二君繼逝足下亦不能留都矣況今日乎諸故人所講求者學也都下所重者技也垚幸有略知輿地之技故羈絏不得自縱留則秏敝精力歸則待放無期斯時頗欲思索名理攷論文章苦不得暇可歎也

垚朝夕望兄來都而竟不至望者垚之私也不至者兄

之明也以不說學之時積夔貨寶之勢讀書自守之儒豈有獲售之理以此益歎足下識之卓爲不可及也兄在都時嚴以繩貴人而寬于待同類此古人用心也玆竊謂今之同類其詭變或甚于貴人足下同類今亦有少貴者矣旣爲友自應出處與共休戚相關爲朋友計固宜招足下爲國家計尤宜招足下乃亦若不相識者然此尙得爲有性情道誼者哉然則足下向日之取友或未免爲色莊論篤者所欺歟史稱孟郊張籍名位未振韓昌黎不避寒暑薦之公卿閒舉賢爲國以人事君古人用心如是其摯今雖不敢以古人期同類亦何至漠不相關如是之甚也玆身賤識淺於國家進退羣賢

之意未能仰窺而遇春秋闈榜發見一善者獲售焉則爲之喜見一不善者獲售焉則爲之憂垚性情淺薄倘知如是況以賢士自負者哉垚見人之意趣性情皆與我異故在都益久交遊轉寡以爲無益于學問而有損于性情而因謂足下之取友不免被人欺也垚去冬于盛紀兩家略有所助唯論及半虔家則殊難措手以廉耶既不聰明又不誠實父既失教母又溺愛實是無可如何然既與半虔爲友自當始終周卹之毋使劉孝標續作論也垚因半虔事益歎今日風俗已大異于十年之前而又歎今日爲人之更不易也去歲本欲南歸緣星翁欲垚爲作魏書地形志注以故不得歸在都日全

是爲人糾縛然實是爲貧糾縛耳人豈能糾縛哉令
嗣學業想益進教人本但當以中人爲法教子更當以
中人爲法也

大著宗法通攷以事尚未成鄙意以爲成書可且無速
六朝人禮學極精唐以前士大夫重門閥雖異于古之
宗法然尚與古不相遠史傳中所載多禮家精粹之言
至明則士大夫皆出草野議論與古絕不相似矣古人
於親親之中寓貴貴之意宗法與封建相維諸侯世國
則有封建大夫世家則有宗法尊意謂宗子可無爵鄙
意竊不謂然既無爵安用宗子既爲宗子安可無爵明
代士人議論自謂極精者皆求之古而絕不然者也其

故由全不講貴貴二字耳𡈽謂足下既成是書當求其是慇宜細覈六朝人史傳不可全據近代禮家之論不知尊意以爲然否也所述張某則一妄人耳天下未有不能坐靜而能讀書者未有不知讀書而可與言義理者今日所見之人非以瓦礫相耀即如張某所爲𡈽雖于學一無所就然二種人則固不能相蒙矣足下謂不能東縛之𡈽則謂直可不與談耳

𡈽生平雖不爲心性家言亦不爲齷齪之態究亦未嘗妄作而遭遇多困令人動輒得咎奈何奈何都下人物祇是無性情節概今所以發廦劈之歎者亦廉恥道喪風俗頹敗故也都下忌嫉之人造作惡言醜加詆毀至

有謂圭有加賦之議又有作書寄數千里外之人謂圭得外館妄為費用者妄費之言流至家鄉恐傷老人之心加賦之言則得罪名教其故祇由圭不喜外飾儉約內懷貪鄙耳

圭去歲幸有鼎翁惠贈之穀得將家中宿負一清并有以及盛紀二家殊可感也惜今歲不得聯聯則都下之負亦清而并可暫寬退甫矣然去年已是望外之惠乃沾沾于席之聯真是小人懷惠也特一時情事實是如此不能不奉聞耳

接奉手書并所刻教事錄一冊牛痘新書一冊細讀教事錄及來諭具諗隨遇行仁之道然圭有欲言者謹誠

歛嚴急之時州縣官無不以催科爲要務教官不助州縣催錢糧斯爲不染俗習之賢教官耳餘事皆粉飾之道非當今之急務也儒者爲官易受人蔽故欲以興利爲急尤當以袪蔽爲急未有蔽不袪而利可興者姚元崇捄時賢相而子弟放恣卒爲名臣之累斯固居官者所當深念爾若夫教事錄之刻則莛亦有不敢貢謏者孔子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未有涖衆出言而可以不文者商周之誥皆涖衆之言而古奧如此六朝人詔令書檄見于史傳者皆典雅深厚至唐中葉始趨于滑易至元明則皆俗語矣今日居官者出言苟非法制所不得爲者縱不能如商周之簡奧亦當法六朝人之典雅

唐宋之滑易已不可爲況如元明人之俗乎行文之道寧使人不知毋使文不古文而古但有一人知卽可人人皆知文而不古卽人人皆知實無一人得與于文發令出言而使人人皆不得與于文是則苟而已矣今之習爲俗體者皆曰欲人易曉也古人如此古奧而不患人之不易曉今人恐人之不曉而至爲如此之俗是不以古人待人而驅人皆不學而已矣驅人爲不學而苟世俗之人故應如是儒者爲官不當似此諭帖告示文體之至俗者也而俗體尤當出以雅馴昌黎集中敘案牘之文皆離奇簡奧無一率易之筆姚牧庵集中奉詔撰述之文皆淵雅得訓詁之遺時尙流于易且俗之時

而古人必力矯之不使人易曉蓋深惡其苟也晉宋後魏等書凡議律令制度及論食貨財用等文皆稟經酌雅簡鍊整肅無一苟者竊謂諭帖告示當用其法而參以昌黎之變化牧庵之駿厲方不媿爲儒者之言乎若謂如此此用筆無以喻今之人而必如世俗之爲則豈可編爲一集而輕付棗木於政事未必有益於文章大有所損故聋以爲不如用此刻書之資以助貧交之轉有實功也乾隆嘉慶間士大夫好刻詩集今之士大夫好刻告示斯亦世俗趨而益下之一端豈可以賢者而亦蹈此古人術藝之書皆莊雅可誦今人術藝之書大率虛字不通足下以牛痘之法行之有成效而欲廣其術

何不剌取書中之意而別作一書何苦仍其不通之陋言致令賢者刻書亦有不講文體之誚𡘋之意見與兄絕異書之不文者輒不欲置案頭牛痘新書到時略一翻閱輒病其不文適有鄉人欲得是書即擲付之矣來書詢都中同志誰爲可稱并通人碩士之姓氏𡘋自問無學識不足知人而𥚃陋之衷又日甚一日竊以前明人學問文章不及古人而修己立身之要治亂得失之故大率有得于中故立朝則志節凜然宰一鄉一邑亦有實政及民今人動誚前明人爲不通而當世所推爲通士者率皆冒于貨賄昧于榮辱古今得失之故懵然罔覺是尚可爲通乎譬之于身前明人于一指一拇之

微或有所窒滯而心體通明自足以宰世應物今人于一拇一指察及羅紋之疏密辨其爪之長短厚薄可謂細矣而於一手一足之全已不能徧識況一心之大一身之全乎是尙可爲通乎由是以之居家則父子責利以之處世則勢利相傾貪冒之習紕繆之論積久成俗生心害政其患甚大而未有艾也雖雅愛文章而深惡人浮薄好攷典故而深惡人貪利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然則通人碩儒終當於山澤間求之乎都下人議論與昔日眉庵半虔之言大異淸議久廢公道不存利害得失之顯然者愚夫愚婦能辨之而通人鉅公轉有所不達利欲之陷溺人心也久矣古人

成人之美見有才者愛護保全之惟恐其不逮今人成人之惡見有才者嫉忌摧折之惟恐其不敗而有才者又不善自處或不能潔已或好爲大言有以招尤取謗忌才者從而中傷之曾不思人之有用時之需才嗚呼如此類者多矣宜乎鱗集麕至者皆一無所知但工便辟之人乎天下不可謂無才在位者無禮賢下士之人雖有通人須儒無由自顯于世然則都下或亦有其人而不得知者乎陳卓人已相識其能讀書洵如足下所云特甚好利耳⋯今日取友總以不好利爲主也半虔家幾餓死足下須有以給之講席清苦幸少刻書如有所刻須爲天下不可無者方可耳

與孫愈愚

愈愚仁丈先生閣下半峰逃家言驚悉友朋中惡耗咄咄怪事令人無生人之樂不及一年既喪山甫又喪半虔天何此酷令斯人皆以飢寒死斯乃里中斯文之厄非獨同志之戚而已警絕之論上下古今之識在吾郡中嘗不數見乃不獨靳其富貴并靳其讀書則造物何如不生斯人之為快也辛巳壬午兩年垚與山甫眉庵過從最數受益亦最深所望而畏者惟半虔孰知不十年而相繼淪沒雅韻既沈微言又絕南雷先生言學之盛衰關乎師友眉庵之志操山甫之筆半虔之識卒皆如此後生小子將何所矜式我丈與諸君又將孰與語

言死者可悼生者又深可唁也去年夏間垚數與半虔議論冬末在家諸事急迫不復爲夏時議論我丈怪垚不奉談賓以胸無好懷不能爲閒暇時笑語亦初不料半虔之遽至于死也廣陵散竟斷人間哀何如之半虔生平雅不求人知故讀書勤而不多述作遺稾古文數篇日記一冊亟須收拾寄淵甫審定生後之文惟在我丈想感逝思舊之懷必爲之執筆流涕欲下而不能遽下也至其孤寡伶俜較之山甫眉庵尤難區處然不爲之計則又無貴乎友朋矣不知諸君若何位置也垚前薦山甫于沈學使學使欲延之而山甫已先卒後薦半虔于學使不延而半虔亦逝亦可怪矣

都下古文星翁與何子貞盛推龔定庵餘人則推服梅伯言以垚觀之定庵有贋體之病伯言又窘于篇幅俱未能遠淵甫

垚三年京邸一無所遂又以南歸無所得食仍于都下就犬馬之畜主人官書已告竣明年委垚別撰地志今秋試後爲徐蓮峯編修補修一統志新疆數冊期限迫促心極煩勞自問在都于　國家及友朋俱不爲無益獨于已無絲毫之益耳時運使然又誰敢怨近日風氣貨寶之外惟有一無所知之孩稚差有中式之望考官得孩稚文以爲報効老師之日長爭欲居爲奇貨見一有意理之文既所不解亦彌所不耐以爲安用此石田

爲也蓋取孩稚之意仍然求貨寶之心爾風氣如斯少知讀書之人又安有獲售之道也近作與淵甫書云近日風氣備有元成時之阿諛大中時之輕薄明昌貞祐時之苟且又云叔魚之賄孟孫之偷原伯魯之不說學蘇張之不信古人有一於此即不可以終日今乃合成一時之風俗一世之人心數語頗爲深切有識之士不必再作進取之想得全性命于太平之世足矣山甫子誦郎從閤下讀甚妙此乃不忘死友東京節義之風不存于通都大邑而僅存于鄉曲者豈不特爲山甫幸爲誦郎幸而兼爲今日之風俗幸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賢者所爲愚民所仰里中風俗庶其復古乎豈于眉庵

半庚兩家雖有所助殊不濟事十年期滿而眉庵子尚幼展期之議自不容緩或謂家各有族屬各有孤寡不應但私于朋友𡊮綱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聖人明訓族有遠近友有疏密眉庵半庚乃平日砥礪學問之友固應與常情異有等有殺是乃所謂義是乃所謂禮也𡊮之戚屬飢乏者不少然或以博蕩産或以無行毀家此則自作孽不可活者即任其餓死亦不得為用心之忍用財之道君子固有權衡矣尊意以為然否

近見桐城劉孟涂古文論事切當才氣橫溢不勝欽服孟涂為姬傳先生高第弟子抱才不遇又不幸早逝而文之光燄自不容掩其集為居停族人所刻以刷印無

多留傳頗少垚近爲閣下乞得一部待便奉寄乾隆中葉後士人習氣攷證于不必攷之地上下務爲相蒙學術衰而人才壞作者指陳其弊極爲痛切嘉慶道光年間能爲是言者甚少可見學不從本原上起記覽雖多總不得適也都下人士垚所熟者廉溪比部閒庭孝廉二人頗能見其大行誼亦不苟同都下名士往來無此二人然垚於名士不敢近而於二人不敢疏垚不敢自謂有當而不肯苟同鄙見固如是也近日文章一道幾于斷絕能爲文章如我先生者皆窮而在下無以爲海內倡斯事自關氣運然又竊謂文章可絕于朝不可絕于野不絕于野則天下尚有其人斯道固猶在也惟并

絕于野則斯道眞絕後人無可望矣𦘕雖窮阨困頓與
世之好古者共勉之也子香能爲古文近日所造何如
當今進取一道俱非吾黨所能果能之又將無以對妻
子不如自守其學之爲得也無力者旣奔走衣食之不
暇有力者當留心衣食之外乃可自立于世柳橋小築
已就能撥冗讀書否吾鎭好古之風有通都大邑所不
及者今則衰矣後生中有能自振厲者乎𦘕閤下鼓舞
之秋憶秋史之亡至今猶爲悲也
吾郡淩厚堂所行事有極可駴者而文筆殊俏健𦘕初
聞郡中人言繼又得之目擊故甚輕其人而不意其文
筆之妙至于如此也有此筆而深之以學依傍義理而

行即古人不難到而乃以無理之言不曉古今典章之見猖狂自恣東馳西擊豈不深可惜也然其筆固足動人矣不以人廢言𡊮之見竊如此今寄上一部與子香試取閱之以爲何如也閒亭學識俱好文亦潔淨然鄙見終恨其平弱厚堂以無道行之而氣極凌厲惜不能於二者之間執其中耳

𡊮去冬讀姚牧庵集深契于懷謂昌黎之文惟介甫牧庵能用其法而牧庵熟悉一朝故事碑志之文實足補史傳之缺且多爲元史襲用元代之事殊難敘述而牧庵敘得如許奇古深爲可敬惜舊本流傳甚少斯集必須得舊本方可讀耳不知尊處有是書否

歬素不爲心性家言近讀陸桴亭先生思辯錄深有契于心因歎讀書行已固自有法而近人之決裂範圍眞不可爲人也他且無論但如思辯錄中所載當讀之書近人有能循其法以徧讀者乎未能徧讀而猶自詡爲博雅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歬貧窶凡下事事皆由閱歷而知大概近日所謂士約有數端或略窺語錄便自命爲第一流人而經史概未寓目此欺人之一術也或略窺近時攷證家言東鈔西撮自謂淹雅而竟無一章一句之貫通此又欺人之一術也最下者文理不通虛字不順而秦權漢瓦晉甓唐碑撮拾瑣屑自謂攷据金石心極貪鄙行如盜竊斯又欺人之一術也三者同

一欺人而習語錄者最少習攷證者亦以無所得貪大不如昔者之多矣惟最下一術則貴公子往往行之而因以取科第致膴仕者踵相接也是故垚在今日益不能不推重淵甫讀書行已之道惟淵甫能庶幾耳都下人材所聚而垚乃欲語無可告是故讀書二字今日殆將絕也欲言無可言故作書告丈想丈深憐其情之悲而遇之窮也

垚以子香及海翁屢言山甫家近狀而旅況又窘無能周助故人子故金紀二家所奉僅如此子香信中乃有集腋之濟限於來歲之言斯尤可慮當泣告故人為繼粟之濟也人之興毀由天事之盡否在人從未有為任

卹之舉而反至傾家者柳橋近年少形不足故別有在非由義舉累之也𡌬去年光景殊窘亦故別有在非少助故舊累之也聞城中諸鈕惟松泉之父能于親故有情故其家之富不如各房而松泉登上第矣紀眉峯家一錢如命前爲石齋事雖以半峯先生之言亦置之不荅守錢之堅似可錢久隨不去者乃不數年而潰敗決裂眉峯至以負人錢受辱矣是故濟人未必長貧不濟人未必長富也若夫石齋之所爲則甚有可危者石齋以女許亡友之子來書沾沾自喜𡌬以斯事東漢人所習爲近則爲之者少矣少而爲之誠可矯薄俗然必先自立而後立人必先自達而後達人石齋以蹟爲高以

故爲逸探非貧士處近世之道尋常之奉養且不足又安能爲高世之事一己之自立猶甚難則又安能立人故垚答書不譽而規勸其留心處世庶不至作事自困今石齋答書乃深辯自立二字謂已方精研易理不可謂不求自立不知垚所謂立者意本甚淺衹是植生之立並非立心立命之立如石齋所爲乃實是不知自立矣何也孔子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易必待假年乃學未有不先事詩書禮而可先事易者石齋性不耐煩避實就虛因舍人所盡曉之詩書禮而遁入於無不可附會之易豈是古人學問之道凡學就先儒同異而辯其是非則難盡廢先儒而獨逞己說則易石齋爲易盡

廢漢宋諸家之說獨守己所杜撰之消息昔杜預注左氏於吉凶之禮明見於大小戴記者概置不論而自撰所爲禮石齋之病正與之同特禮不可杜撰消息則不妨杜撰禮不能附會易則儘可附會說經家惟易最多其故正由於此先儒詆王弼以老莊說易顧亭林謂陳氏之圖康節之書乃道家之易非儒家之易石齋來書未嘗明著其旨黃無由知其所謂特其本領斷不能過于先儒以此爲植生之立固不足以植生以此爲立心立命之立尤未見心與命之立矣其來書又謂吾道終窮溝壑亦志士之願斯言黃尤憂之以其鄰于溝壑而實未見所謂道以天下無空疏不學之道尤無不切近

人事之道耳半虔之于學可爲多矣然其死也以飢凍死而擬之以首陽固非倫卽擬之以摯虞劉炫亦非類然則石齋又安得高引志士之言自矯飾也今世原無通經之士少知讀書者不過從事於形聲訓詁之學謂形聲訓詁非君子進德修已之學則可謂窮經而可不先從事于形聲訓詁則不可半虔之所以困其故正由好高論而不耐煩耳石齋無半虔之學而不耐煩更過之危矣垚前與馮星客書言今日處世極難凡飲酒遊山清談之習一概屏除方可免于今之世耳斯言石齋所不欲聞垚好徵實石齋好趨虛垚經人海之險時時懼不免石齋不懼不免垚之膽識誠不及石齋然實不

願石齋有如是之大膽大識也今于石齋不復作荅故備陳于我丈祈轉以書示之

大集子雨以路途難帶故止送到一部秋水丈集甚妙嚴鐵橋先生𡍩生平未嘗通謁近忽寄賜詩文讀之詩宛然屈翁山金石跋證據確覈尤爲讀史之助吾鄉有如許儒林丈人而不使雍容於廟堂乃使胥疎于江湖宜今日都下士皆不學無術之人矣嗟乎一士之進退天下之風氣繫之則所謂命者固天下之命非一士榮瘁之命矣半虔之餓秋憶秋史之夭一方之學問攸關而又豈僅關一方之學問也

落帆樓文集卷八

落帆樓文集卷九

烏程沈　垚敦三

外集三

簡札摭存中

與許海樵

海樵一丈先生足下賢郎未有所聘足下有納養婦之意垚今有戚屬朱姓者貧無以自存願以其次女爲人養婦女之父垚家大人內弟鄭注喪服舅之子謂內兄弟祖母之姪其女則歸孫也女之母吳瀴張君賓成之女張君則垚前祖妣之姪伯父之內兄也女之姑爲寒畦張君妻家雖貧中外皆士族女之父不善治生又好狹斜遊又得

狂易病女之祖本薄有家私爲其子蕩盡其祖歿女父依人於江西祖母以女之姊依於祖舅氏母以女及子三郎依外祖以居今年春女之外祖病卒其父又以病發自江西歸盡喪其資僅以身至家家益困女之舅氏張卯君兄妹之情頗渥見妹婿以病歸留甥三郎於家而以糧送其妹且有𢙣人之繼今所食者皆卯君之糧也然卯君寒士勢豈能給而欲爲朱家衣食計雖智者不能爲謀𡍼前日歸女之姊在𡍼家婉順端淑靜默寡言𡍼甚重之覩其姊可以知其妹矣女之毋孝婦也其姑遇之極無禮婦事之甚謹姑見子之不肖家業日落又惡人之言其子之短則遷怒於婦婦雖遭辱責無愠

容垚之中外數十家無忝婦道者斯人而已垚在家時
與伯父縱言及之伯父屬垚通詞於足下故以書言之
若欲知其詳則端午後足下旋里向垚伯父面詢可也
接讀手諭得悉一切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入况嫌
隙已開豈能反爲吾用且人而無信言必不靈彼於黃
葉方相搆惡卽使肎言亦未必有益况斷不肎言乎總
之吾輩之事正大光明不必假手於小人亦斷不能得
小人之助也垚於㬎足下後次日卽責問黃葉彼仍頑
梗不化此事已望絕矣
垚於二十五日過東壩二十七日到太平院署留一二
日卽當隨使車按試和滁等處安徽諸屬童生卷動數

于詩又老師宿儒所在襄校事亦易言稱職年歲荒歉太平米價較貴於里中公私俱不免困乏仲則稚存諸先生在朱學士幕中研說經史準酌風騷撰之今日時異勢殊寓室鄰主人會客處親故託薦館地者相屬而見謀食之苦出世之難諸故人通病大約自處甚高而不解通俗之用故責人往往過當施之細事多未適其可半處石齋將奈之何將奈之何去久不讀書筆底頗覺結轖到考棚後校文少暇舍田耘田探以學業荒廢為懼里居有里居之苦出遊有出遊之苦方知飽飯讀書若孫愚愈福真不可及也

去於前月晦日抵家驚悉山甫二丈之變并石谿石齋

花卿丁艱之耗及師泉歸而無著之狀爲之於悒者累日世事多艱舊遊零謝死者已矣生者斯飢俯仰茫茫百端交集窮愁中接誦惠詩一章山陽笛耶黃鵠歌耶起用山甫舊句沈痛之音不寒而栗矣垚在沈學使幕風雨馳驅舊業無暇溫習惟迂拙之狀任情使氣之習見疾于同事而主人乃加意相容此頗可感至出納之吝乃近日通習垚亦安得以所獲之少遽不滿於主人然歸未十日囊已錢空亦殊可歎矣主人前在湖北福建待友朋皆厚至直隸已薄今安徽更薄世運之變即此區區者可見嗚呼吾見天下之寒士將盡轉于溝壑也

垚於三月二十八日抵鄣石士師有廣厦萬間之槪住宅不足容客則闢謝文節祠以留賓垚與鄣王萬三同年及宜興吳君俱寓祠內日送兩餐垚以菲才邀此大惠爲幸已多師與星伯先生又到處延譽以故友朋之樂頗不寂寞惟南望鄉園家貧親老則殊多可慮耳垚前在杭州聞半虔之變郎作書與諸君又作事迹一首後得子香書知諸君皆篤于故誼深爲孤寡籌謀如此風義實足激厲末俗有裨世道不淺而惜乎諸君境遇皆非昔比也至遺事一迹頗自謂能得半虔之眞人看半虔闇然無光得垚之文或者能發逝者不顯之采但其中所論又恐有不當言者幸弗妄示人也浙江謄錄

之弊漸行于北杭州紹興人將兩府試卷先謄先送於是浙江中式二十二名兩府人占居十九而餘九府多以額滿見遺中式者僅三人如此作弊將來九府人可不必會試矣

半峯爲廉郎營生計情極可感顧是區區者胡可持久況未操刀而遽使割乎然亦竟無長策嗟乎今之所謂有才者止是善奔走承迎已耳必能是而後可免餓死伊可悲矣能是而僅免餓死益可憫矣半虔無奔走承迎之才不幸而子又不慧爲半虔友者亦皆無奔走承迎之才可爲榮族亥遊光寵欲不餓死可得乎㽞自七月以前俱寓謝公祠㬢伯先生邀鄉試後移寓其家故

出場後即遷居徐宅而宗伯師遽于八月十三日即世垚非宗伯師不能至京植根未固哲人已萎市駿之金才化留賓之驛已遙尚忍言哉脫非星伯先生雅意相邀塡溝壑已久矣垚之所遭在今日實爲絕無僅有然竟不得館近鼎甫先生寓書廉溪刑部仍邀垚至安徽待榜後再定去留之計闈作亦無不妥處然李廣數奇終不能有所獲耳

都下人士所聚而時儁中知讀書者僅見何子貞一人垚不敢妄交而所見四方知名士其羽毛鱗介能採取美利百倍于故人而求如故人之誠實好學敦厚可交者尚未之見以故踽踽涼涼彌增故友零落之感也半

虔有子不能教養身至凍餒以死非半虔之咎乃時世使然耳愈丈柳兄能助其孤甚善第半夫人天性不能教子又時多病稚子伶俜不識丁倒甚爲可慮又眉庵家十年之期將滿諸友中貧者愈貧不貧者亦難强以繼粟之事孰友淪亡遺孤乃不得厠于衣冠實天下之至慘者顧將何所取財而爲振䘏遺孤用也垚明歲書院之穀尚未接到關聘不知其數多少俟關聘到時乃以所入之數酌量所用以若干償逋以若干奉親以若干給盛紀兩家孤耳然垚深以紀孤之放縱不識字爲慮此事總在石齋與諸君子之善處矣賢郎當以習字爲亟文之能否不必慮字而不工深可危耳右齋書來

見其字流入惡派每爲之大戚垚家貧親老下無兒息羈滯燕臺居困不易而歸更無託足之地萍漂蓬轉之身不知所稅駕進取之道又別自有術非垚所能爲身世茫茫臨紙不勝於悒

來書述及令倩不勝企羡又以爲喜看宋五子書則垚猶有不能已於言者宋儒先生律已甚嚴自處甚高而待人則失之不恕三代時朝聘饗食之數用財如此其厚可見君子之道必本于人情而不尙過高之行宋儒先生所爲合之聖人之言賓不免賢知之過世人之律已萬不及宋儒而徒借其苛于待人以自文其鄙吝則古人卓絕之行轉爲鄙夫添一護身之術而流弊無窮

矣今之士大夫其賢者每皮傅宋儒見人之言語步趨則矜矜以宋儒爲繩而其居官也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民之戹困不能拯處得言之地不能言朱子集中封事之亟餅官之牘若未嘗見而讀者而於無甚關係之事言必稱朱子凡所以求于人者無以甚異于利祿之徒而其出于給人之求轉不及利祿之徒猶有豪俠之舉則是陰用小人之術以罔利而陽借君子之名以蘊利宋儒先生有靈必痛心疾首於斯人而置諸不齒之列矣豈能爲若輩所欺乎然而宋儒實有過高之弊寒不能不衣飢不能不食衣食足而後責以禮節先王之教也先辨一餓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餓死二

字如何可以責人豈非宋儒之教高于先王而不本于人情乎宋有祠祿可食則有此過高之言元無祠祿可食則許魯齋先生有治生爲急之訓可見餓死二字之斷不能責人也醇厚者慕其高行而不喜審時度世之言則眞至于餓死狡猾者見其不輕予人一節可爲出納之吝藉口則反以蓋其爲富不仁之詭計於是理學二字適以困善人而庇狡猾矣是故明之士大夫未得志則談論心性既得志則規占膏腴今之士大夫未得志則借聲色以媚世既得志則屏聲色以過人之求世變愈下而其心亦愈幻而愈險焉可歎也今曹君將爲狡猾之爲乎則狡猾不可爲而又無高明之位將爲醇

謹之爲乎則懼其爲半虔退甫之續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垚嘗謂東漢之人淸唐之人大宋元明之人高近世之人鄙務責已而不責人者東漢之人也人已俱安于富厚者唐之人也待已刻而待人亦刻者宋元明之人也自處于富厚而以刻待人者近世之人也風俗之壞極矣居今之世而欲振厲之惟東漢處士之行責已而不苟求于人最爲踐履篤實而無弊耳若魯齋治生之言則賓儒者之急務能躬耕則躬耕不能躬耕則擇一藝以爲食力之計宋儒復生于今亦無以易斯言而不爲威惕不爲利疚不欺幽獨不侮鰥寡能是數語卽不爲宋儒之言已無媿宋儒之行矣

何必託其門牆以自大哉楊用修不喜宋儒而侃侃諤諤百折不回席書霍韜陽明之徒而阿諛順旨苟取富貴君子小人之分固不由于談心論性耳豈非詆毀先賢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孟子皆許以聖而又斷之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宋儒先生實後世之伯夷制行之高實是令人難學非謂遺書之不必看也近時爲宋學者淵甫爲最眞其該洽亦非方子春墨守當湖之比而欲全悌弟之名至居官而清望日損斯正不善學宋儒之驗令以宋儒處淵甫之地則其兄自然不敢爲非子春之行非近人所能及然以高才碩學徒供守錢虜賤值之求亦殊爲可惜張丈鱸江雖不爲宋學而其行

詎實不在二人之下人不必以高談性命爲賢也壵近以閱元史成元史西北地蠡測二卷脫藳後當錄奉正

華嚴經音義一冊附上乞檢收

稼生至兩接惠書得悉故人消息藉慰三千里外之人三復尊言百端棖觸益發身世茫然之感竊謂無氣力之人今日可不必作進取計科場事發覺者特百分之一二且其小小者耳宰相家見不入場而中式以有此故發覺者亦概從輕比時事可知更可笑者二場春秋

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中式之文有作齊伐魯

解者被磨勘官簽出禮部按舊例違背經旨主司從降三級調用房考官革職於是房考官程庭桂趨見主司

文慶曰大人事敗司官革職矣但緣是革職司官卻不
甘心文慶慰之曰子無恐有我在事總不妨磨勘官係
穆相門生穆相之子卽所謂場外舉人也文慶往告穆
相穆相屬磨勘官改簽禮部曰事經部議改簽滅迹將
移告禮部耶命數吏守之不得改而止庭桂又趨告潘
相是時舉朝紛紛僉思所以寬主司罪而謬謂能讀書
者以唐啖助釋春秋有來魯之說妄謂意本啖助潘相
卽呼磨勘官至叱之曰汝誤簽來魯之說明出啖助磨
勘官恨其陵已卽對曰啖助之旨不如是磨勘官不誤
而大磨勘官吏部尚書湯金釗等遂以意本啖助主司
罰俸舉子停科結案嗟乎啖助趙匡輩妄創新說新唐

書本傳深貶之至以齊伐魯受誣則三尺童子皆代助竊笑者也考官以關節之故二三場付之不閱舉朝又以欲出主司罪之故不憚厚誣古人如此作事何異指鹿爲馬唐裴延齡妄附經議意導德宗聚斂舉朝糾之今之厚誣古人無一人言且以能尋出證據爲功人心如斯尚可問耶無氣力者尚求進取耶場外舉人伐魯吹助此蒙蔽之大者故特言之若悉數科場之弊則古人所謂罄南山之竹書罪未勝者矣無氣力者尚求進取耶朝夕之需賓祭之用無一可少當今有識之士惟有勤力自瞻葆眞養素爲最得耳舍而別圖進取總無是處走急欲南歸徐星翁迫爲攷證後魏地理故不得

歸且歸并無所得食耳非有戀于歡紅塵也𡊮之所長在古人祇算一技以有此技故不至如半處之餓死亦以有此技故受羈紲而不得自由罷精竭神奏技以就犬馬之食身世如斯良可哀已意所感觸涉筆便爾激盪非好爲議論也

讀手示并柳兒書兼與星槎談知廉郞一切令人惻然思作事之難益慘然念故友半處之苦也任其餓死固無是情但以極不易得之錢充廉郞藉飲之用亦無是理日夜思之竟無善計今有一策未知能辦否半處子三人中子旣在虞山少子隨其母兒居不省事之母好博飲之兒萬無能存活之理相隨併命何如離而得全

我輩與半虔關切之人既不能貴又不能富目前斷不能兼顧竭力營一饘粥不足充廉郎片刻之擲此豈可支也哉今日爲半虔計但使其少子得逃性命幸矣古人有遺家多故而寄養僧舍者今當擇一淸淨之蘭若戒行完密之頭陀告之云有故人子須寄養寺中衣食當相送須憑法力護持訓誨告半虔夫人云故人不能相助少子上出家爲沙彌入寺以後從童子師讀論語等書如少子質性過人我輩不至終身落寞則劉孝標自能舍佛爲儒韓昌黎亦能令賈島還俗倘少子竟不克自立我輩亦遂不能立人則託蹟桑門不猶愈于相偕赴溝壑乎今日爲半虔計其勢止可如此星槎云闊

下令半虔中子往虞山石谿以其業微而爭論者謂皆是也為友朋計自不可無石谿一段議論特空論無益龍肉雖美豈能于餓死之時舍目前已具之豬肉而望虛空不可得之龍肉哉况食肉有何龍豬但祈飽耳執事有何高下但祈能事父母畜妻子耳責人非難實心自効為難者更事漸多議論益求平實蓋今日而知放言高論之無當也半虔惟好高論故至于此丈為半虔子計猶在四民之內且實有其地者為半虔子計乃出四民而事空王且虛無其所者之不逮閣下遠矣友朋中如有善計者所樂聞若一時未有善計則者之言幸丈留意焉嗟乎淸淨之蘭若猶可得戒行完密之頭陀

不可得垚之所言竊恐猶是龍肉之見耳丈不泥于文字之間而但求事之獲濟可也垚因半虔故頗責難于星槎星槎初有難色後乃云得所託後當少有所助可見星槎之敏乃當今一官料也特言及廉郎之浮濫半夫人之糊塗則不禁怒髮衝冠祇得藉口于天之所棄垚所當爲而阻于不能爲者甚多今乃舍已當盡之責而曲芘自作孽不可活之廉郎于已旣有莫贖之愆于人且有違天之罪竊謂少子得有所託廉郎竟不改半夫人竟不教則母子二人聽其餓死可矣天地春生而秋殺王政賞善而罰惡鬼神害盈而福謙廉郎博盪半夫人不禁而故人任其餓死即質之天地鬼神亦正無

娩特欲為半虔延一綫之緒必須多為之所丈既留其種于海虞垚思留其種于淨域而不知事竟何如也垚安徽之席今歲不得蟬聯去冬幸有此項昔日所負可藉手告無罪甲午秋間窘急之狀今日思之猶為心悸幸故人情厚又有宗伯師後車之命得以至都閣下及子香相送時光景今猶可念家大人素不乞假于人以垚之故不免向故徒有假貸亦藉含山之穀得以微清人情非薄不幸而遭惡歲又垚命蹇數奇久為鄉里所洞鑒故其時里中有所圖無不拂亂人意京華久住一無所成設無含山之穀他日南歸將何顏見親故嗟乎惟丈知垚苦衷耳今里中之負漸少而都中則依然如

故都中本可以無負祇以性長厚為人所用雖其錢皆
寄作家用及試事所需然終由被人賣弄人雖不負垚
而垚已負人矣垚性不喜齷齪故無一錢之留又添買
書籍今歲較去歲為迫然可告無罪于鄉里則亦不必
論及都中也急急于半處孤寡垚非有名之見也近日
於事理頗看得透達著述之名尚所不圖又何有于周
急之名哉祇以平昔好友不幸而遭此慘酷故忽悲忽
怒如此耳
紀金二家一切孤寡苦况左支右絀錢不敷用情勢實
是如此此不必多費而後見絀也垚去歲給紀家之數今
年自當依舊相助特今頗有所負又無安徽之穀籌畫

頗難然不敢不力任也廉耶質性𡍼所深諱非敢他有所望但求得免餓死已是深幸以今日之人心習尚求免本不容易𡍼今日尚難自保不餓死况廉耶乎特不可令自已有取死之道耳今日稍有性情之人非大尼困即不壽待物略有意誼刱不得多生今世徐蓮峰編修又於閏四月末棄世𡍼相識人益少平日深恨吾郡人薄于鄉誼故於稼生頗爲之盡力然彼吝嗇無信致𡍼見訾于居停主人今後不能爲友朋并不能自爲可歎也閩稼生遞籍後里中風俗爲之一壞何淺鄙一至於是𡍼數千里外亦爲含羞也我輩作事關係庸愚觀聽不可不慎𡍼但能薄於自待不能以薄待人柳兄素

有善行今雖境不如前遇當爲事不可少懈須知物無
聚而不散之理已不用則子孫用子孫不用則他人用
與爲他人用不如已用與爲不正用不如正用柳兒爲
山甫家所累究何如爲佞人樗蒱所累之多也爲周卹
親故用不特身受者感非身受者亦感爲佞人樗蒱用
不特非身受者笑并身受者亦笑柳兒境所以不如前
究由惑於佞人之故非由周卹親故之故也若貧于柳
橋用財潤于柳橋然而好利則精于柳橋若以散爲聚
亦以聚待散身無一錢之餘而不爲一生之計以所獲
之多寡爲所施之廣狹所施雖少而市義已多今又自
誓不妄費一錢并不作迂濶之論此所以自謂精也柳

橋所施雖廣不敵樗蒱所喪之多所以好樗蒱者以親佞人也所以親佞人者以求利而失其術也利不可求幷故有之利而反有所損此所以謂爲不精也蓋利之去來全由天幸非關人力柳兄之所以耗與其尊甫先生之所以日增月益皆天爲之非盡由人事之得失也特已不可有致耗之道予人以口實耳致耗之道人雖知而不肯認于是轉追悔周卹親故之太厚斯則勢有必至而戚且益甚矣且柳兄之所以耗非盡由柳兄之親佞人而樗蒱也其家蓋亦有助爲耗者矣嗇于當爲之事而華于無益之費此天下皆然不獨柳兄家也天下皆然故人不以爲耗財之由而耗財之事莫甚于此

而柳兄家猶爲未甚者也財有不隨我之時而義有不可磨滅之寶愈翁之財可謂不妄費矣然已不用而子用之不如已自用之爲得也張兄葉莊之心計可謂精矣然無救于貧可見利之去來本非人力所能爲也垚家故無儋石之儲卽今後終至餓死然已先救廉郎之餓矣使命當餓死卽不救廉郎亦不能免徒留缺陷子故人使命不當餓死則已與廉郎皆得保全豈不身名俱泰故垚竊自謂好利之獨精也

石齋明年不在山而爲渠謀棲止地甚難以世人視淵甫幾如唐宋人一般石齋猶謂其漸染時習如此議論將何以處今之世也人居心須磊落光明而行事必當

審時度勢以求其通斷不可鄉僻自是致一步不可行淵甫使子習錢穀自是因材而篤之道而石齋大爲致怪習此爲常而求不餓死難矣其故總由自信太高而不虛心好學故既見怪于今人而又未必見諒于古人也我輩今日當痛改前非方有託足地凡好談好遊之習昔日以爲方雅者一切懲戒或者得免于餓死不致爲半虞之續耳斯乃痛哭流涕之言石齋聞之必又以爲子敦漸染時習之談也須知求身後之名貪于求進取衣食之急急于科名人須衣食粗給方不至爲苟且耳而乃有因謀食而轉苟且者斯又我輩之所當三省者也

來書述友朋之耗𡈽不怡者累日不獨以盛紀兩家孤也硯洲少年不永可痛之至春谷亦未可以死而即死亦友朋中大不幸之事交游中俱少後福生子聰明如愈愚春谷之子宜可無憾而殊不能無憾𡈽所以聞春谷之逝而益惻然抱無涯之慼也𡈽無子又不能遽歸家中事事都可慮族屬內求一爲後者而不可得撫往念來悲生傷逝既念友生還思自己腸一日而九迴不知後日作若何了局也承誨以不妄議論并無失色于僕役銘感之至當以尊言時時自省耳都下人亦無他祇是無性情二字與之談輒令人少歡以故益念故人不釋也

今春將甲午年積負一清私心竊自喜以爲今後可歸見江東故人不意山妻復有納妾之舉致再積百餘金之債此事孟涙已極接信之後不勝大駭都中館穀本少一切酬應之費甚多日來絕不妄費一文子兩所親見買書爲著書之用譬如商賈居貨之本錢周䘏故舊贈助朋友亦皆于人情物理宛轉相權非市惠沽名以求自異也刻下行囊空空做裘不溫禦冬無具方愁居竊歎乃接到家中納妾之信索寄銀七八十金何不體䘏遠人一至于是今世無長門買賦之人𡗗又無王陽化金之術何所取財而孟涙至是也想爲是計必是親戚中聞𡗗有買書之事又有周䘏友朋之舉因謂旅中

所獲必多不如置一妾使渠不得不寄金并不得不速歸耳不知垚之清前債原爲速歸之計今因置妾復舉債是非速其歸乃令其不得歸也更事漸多世故亦漸熟垚非有戀于紅塵而不歸實以養親無資里中無所得食先祖及先慈皆墳壟未成思欲有所藉以完所當盡非眞以在外爲樂竟不思朝夕侍親之側也至以周卹故舊爲非則眞不知事理之見天下唯故舊皆有喫著處斯已亦有喫著處謂垚但知周卹故舊不復爲子嗣計因急爲置妾以耗其財殊不知財耗而故舊與已同困斯豈善處事者所爲也欲垚速歸當以先清債爲計債清而囊粗具則今日歸家明日即可置妾何必于

極窘迫中更爲舉債以益其急也債益多則行人愈不得歸徒使賤妾久爲延佇耳作計亦可謂左矣垚所以畏舉債者實以前日將入都時欲向家大人舊居停賒五斗米而不得奉別時賴有半峰丈載以至杭囊無一金之攜裝少及時之服至都下四年一無所成幸有鼎甫先生得稍清里中宿負痛定思痛實不願再蹈故轍不意又有斯舉也垚之親戚目不覩史策不知人情物理以蕩子不歸擬垚旣視垚太淺欲以區區村婢縻垚而不知縻之適所以絏之又作事太疏望我丈將垚此札出示諸友見垚非好游而不歸實較爲曉事耳然親戚作事雖左用意亦良厚垚極感情也但刻下餘錢無

多七八十金之數實無由能辦親戚旣與此舉幸終體
恤之使吾得明年續繳不於今冬急索其逋斯則所深
望也幸我丈婉致此意吾非敢有怨于親戚實以事理
確是如此不得不詳言之耳
遺山集箋今始得一讀爲人所難必傳物也特其例言
大小字連讀殊爲不安人未見其疏證之精密而先議
其大字小注連讀之不妥殊可惜矣吾如有錢當爲改
刻
承示半庋少子讀書總不上緊竊謂不待文王而興者
豪傑之士也必富而教者中人之資也觀唐宋以前史
傳凡奮蹟孤露大槪門閥中子弟宗族親屬多半華膴

卽有缺乏亦斷非後世寒門孤子可比其時書籍皆係寫本不易得讀文章又博雅宏贍種種非後世可比而卒能奮興實以舊業有可藉也今半虔子寒未必能煖飢未必能飽而衣食之外一切資生必不可少之具皆無由得給卽以少知事理若我輩今日之身處之亦岌岌不可終日况孺子無知而乃責其知甘苦能勤讀我恐非孺子之過實所以處孺子者未盡其道耳今夫京官之子朝抱書入書堂所見者先生所對者書策所指攜者僕隸一切俗習不特不能爲實無由得恐雖欲不勤讀安得不勤讀若夫里巷之氓躬親孅嗇爲之子者聞見大率凡鄙所謂讀書不過墨卷數冊問以古人之

所爲則目不見史傳問以今人之所爲則又未接名流于是有錢則爲金小谷無錢則爲華以珪非天生欲爲是其所習然也假令我輩不落寘若是則眉庵半虔山甫之孤自當爲之專延名師以授讀一切資生之具皆不使有缺則彼數孤縱不能讀父書亦自然舉止溫雅吐屬清華不失爲素族子弟今不能然所以給之者纔不過貧家一月之糧見之方且惻然傷赧然慙安能責其讀書必勤也使彼彼能勤乃是天生豪傑不勤實是我撫之不善明眼人但當自責耳然垚雖知自責過此時世實亦無如之何是故數孤但能不染惡習不至餓死能爲其父延一綫之傳已是大幸設彼能自奮轉是意

外之喜乃其先世有靈陰爲芘覆所致非我輩不善撫

卹者所能致也𡉏行事務求其通畏入于室議論務求

其切實不敢過入于高宋儒先生口不言利而許魯齋

乃有治生之論蓋宋時可不言治生元時不可不言治

生論不同而意同所謂治生者人已皆給之謂非瘠人

肥已之謂也明人讀書却不多費錢今人讀書斷不能

不多費錢今以明人之所爲責之自已不能行而乃以

責之無父之孤豈可得也因我丈之言而論及此望徧

質之故人

九月中以買妾事奉一書極論其事之鹵莽不蒙答示

豈有故耶抑不欲多言耶抑以事已成言之無益耶承

里中故舊共助一會而藻莊張君借錢給垚家用故人
之情厚矣而垚則益增重負一冬居不安寢不寐盼安
徽含山之館穀而竟不至無以助故人之孤無以給家
用益不能不追恨於買妾之鹵莽今日事勢極難聰明
如眉庵半處尚不免餓死垚安能自保使垚生子亦如
垚恐此後不必有如石士師之大庇寒士無大庇寒士
之石士師則生子卽如垚亦終歸于餓死而已矣况乎
其未必如垚也然則生子未必爲可喜不生子亦未必
爲可悶也無子未可悶則亦何必于極窘迫時舉債以
買妾也古今得失垚證之史傳當世風俗垚得之目驗
持身處世之方心中非全無所見孔子曰不有祝鮀之

侫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今日即有鮀之侫朝之美恐仍難免于世何也好侫好美其習俗雖不美其情意倘在于厚今日風俗之薄即好侫好美亦非出于眞情故其于天下不論大小事皆泛泛若水上之萍而一無所繫戀也大小事皆一無繫戀故侫者徒効其口美者徒獻其姸皆終不免于餓侫者美者尚不免于餓則不侫不美者更將恃何術以全生也垚於風俗久知其不美而初不料其壞之至于斯也詩曰我躬不閱皇恤我後傳曰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眞我生之謂矣是故垚家之爲垚納妾但知一已有嗣續之義而不知今時局面有不能嗣續之勢淵甫之兄弟皆納妾但知禮有廣

繼嗣之道而不知廣繼嗣于今日徒增衣食之累繼嗣
將仍歸于不能廣垚家之計淺淵甫之計迂皆由不知
時勢故耳含山館穀不至國子監肄業期滿居停適以
事左遷館穀減于昔長安居大不易又不得他適所遇
眞是難也
作書述事俄已數紙而意實未盡垚今冬之窘實由去
歲之買書亟以家中之置妾然垚咎置妾而不咎買書
則以買書將藉以衣食買妾則耗我衣食且買書時適
錢有所著而買妾則正錢無所著之時以故展轉追恨
之不已垚在都門買書雖不多然卻爲垚所必需爲世
所鮮有文前有言豈可以子敦而無鮚埼亭集垚今日

思之豈可以韲而無一統志豈可以韲而無胡注通鑑豈可以韲而無舊唐書豈可以韲而無史記正義然是數書天下之精華古今之至美不特寒士不能得即非寒士亦有不能適遇者舊唐書通鑑有者多史記正義一統志有者少而韲乃于一年中盡得是數美其犯造物之忌將何如宜其于進取尺寸無所得也今于極窘迫時而家中有買妾之舉或者造物忌其盡得是數美因故爲播弄以磨折之亦未可知然則韲家之買村婢乃韲買一統志史記正義之報天忌其得古今之精華乃付一村婢以耗其財以示薄懲而韲乃追憾其事不已是不受天之懲也故終當思一解恨之道待遇無錢

時終不能不追憾之耳今日時勢但得不餓死已非容易半虔少子旣不上緊讀書遇有可付之業卽早爲付之亦未爲不可垚非薄視故人子乃深知時勢之言垚生子卽如垚將來亦不免餓死斯言極有見諸君幸勿易之也先師箕園先生行狀頗詳贍得體惟字句或當略加刪整柳兄深于史學故所作非都下空疏古文家所能及幸勸其無再謙讓而不事此也焉三弟文筆頗橫所恨者新有家室而遽傾乾蔭或者不免溺于俗諭不克擴充其所長丈見時幸勉勵之

惠寄元遺山詩箋卽爲何子毅取去金源劄記爲山東許印林取去求此書者相踵垚無以相給使不納妾而

以四之一刷印元集豈不大快凡人慮不及遠道破眞可浩歎承示春谷丈令子事可駭可駭春谷爲人不應有此無所歸咎止得歸咎于不善教導耳凡教子者當教以用財之道不當教以吝嗇財物之習子見睦姻任邮之事隨處皆須費財則於不當爲事自然無餘力以爲之矣若但貽以奉養之厚則子見奉身有餘勢必圖快心之事此乃自然之理無足深怪使如垚所爲則當爲事且日不暇給而又何能妄有舉動也

都下種種用財之區惟自奉極省而待人則爲其通不爲其壑乃可以立身可以爲友朋垚于處世本務爲其通而所遇乃事事迫我于壑卽如納妾一事題甚正大

而不知有此費用則于他事將不能爲而于持身處世必至窒而不通矣至窒而不通則一己之身且難保而又何暇蓄妾以得子也嗟乎嗟乎㙗之所處爲極難而亦惟丈可以語此故人中有舊業可坐享者方將端居而議其可否於寒士今日之苦衷萬萬見不到此也華嚴經音義一書係廉峰編修所刻今編修已棄世此書不可復得望屬諸故人幸實之藏之無輕視此

㙗沉滯都門所撰之書不能速成以故不得即歸然今日即撰成是書亦豈能空手歸哉去住皆難眞可悶也此間雖苦究是老輩作爲近來新進少年遽登華膴寒士豈有相依之處前書以餓死爲憂非故作危語乃是

實在情形來書謂不好議論斷不至餓死此猶是嘉慶年間之言非今日處世之言也好論固死不好論亦死以今日得志者無不思瘠人以肥已得志者競思瘠不得志者以自肥不得志者安得不日瘠而至于死也是故垚亦半虔績耳垚爲半虔績人必歸咎于好論然則垚之好論轉爲瘠人肥已之得志人出其罪名矣烏虖天欲盡此有性情人故特使欲瘠人肥已之人羣然得志斯固無可如何而同志者之所深憂也柳僑閉戶著書大是樂事家業雖小耗一身猶可無憂最要緊事在善教子耳

垚今歲自正月至六月專爲主人撰述七月始温舉子

業然闈作猶可以對人而有司付之不閱則固末如之何矣都中久住甚難而所撰書尚未至半揚後又以寓中改造房屋不得著書既耗精神又磨歲月眞可歎也近日人心日壞可以不求人者偏欲求人銅士一姻戚在京本不工畫偏欲以畫售垚以銅士故不能不應酬其畫萬無可售祇得自已出資後其人南歸以索垚求主人書不得大肆惡言銅士加捐監生取資于朋友垚力不能助銅士意甚恚大有齟齬垚謂君子周急不繼富可不必取資于友者銅士也卽欲助友亦當助其急而不能助銅士者垚所値之遇也卹山甫眉庵半虔之孤與助銅士之捐監孰緩孰急垚自當卹其急而不當

助其後矣況銅士捐監相助之人已多更無藉于㚷也乎乃殊不能釋憾于㚷深可怪已斯時急迫實由去年買妾之鹵莽前家大人書來言所買之婢嫌㚷家貧有不欲留之意女不願留不可勉強當遣之繳還親故會項㚷謂此事勢所必至貧士家無一可爲薪水不給此常有之事況有逋負其窘必更甚村女無知豈能見遠征人不歸室櫃時乏睹空匱而生危復盼勞而成怨心無固志憤而思離斯固情事之常本無足怪特是去秋承親故之情共助會項買斯村女今又遣去雖繳還會項于諸親故究有對不過處然怨女難留祇得順彼之意山妻率情徑行故是不善調遣然㚷之所過調遣殊

難故耑特恨前日之不能早見及此而不置不恨今日之既買而又遣去也嗟乎處貧甚難釜中僅有粥然同居者皆無粥則有粥者難處矣身但衣敝絮然同居者或無絮則衣絮者難處矣是故貧士不能少有成立萬無可娶妾之勢見意山香波柳橋子兩諸君幸言耑之深感且媿也

來書殷殷以石齋爲言具徵友朋高誼然石齋之所爲實有甚難處置者君子爲學不可沈溺於俗亦不可過與時違唐時所尙在文選李栖筠以非是無以出身故亦置一部逮栖筠子吉甫孫德裕家世已顯門資可以得官即亦不復措意此古豪傑不廢時學之驗也明道

先生亦舉進士伊川有兄在前自然可以布衣自遂孔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聖如孔子賤倘不敢無能況非孔子而又處今世乎顧亭林言詩文不能不可以爲通人唯能之而不爲乃爲天下之大勇然則君子有高世之才學必先能爲時賢之所爲矣夫唯爲時賢之所爲而覺不安於心乃創古人所未有而天下不以爲疑成一己之獨是而後人不以爲戾韓昌黎惟能爲世俗之文故能獨創爲古文程朱惟能貫串注疏故能獨成己說遺書具在不可誣也若古人之書已實未嘗津逮偏欲以己說駕而上之此唯魏之王弼明之姚江一派乃有此謬輔嗣不曉古今或以年少蚤夭未及讀書而然

姚江戴傳狡猾者借以籠取衣食非儒者所爲故自不可爲訓石齋以揣摩時藝博取科第詆時賢之所爲此又太誣時賢蓋此乃俗士之所爲非賢者之所爲也近世賢者所爲若高郵王氏之於經嘉定錢氏之於史實事求是疏通證明可以質古人可以詔來者不可謂爲不賢者矣惟是唐人有史學又有史才舊唐書皆唐人原稿德宗以前諸傳敘事皆可觀錢氏有史學而無史才故以之釋史則得以之著史則瑣屑破碎不合史法此今人之不及古人也漢宋諸儒以經術治身則身修以經術飾吏治則民安立朝則侃侃獄獄宰一邑則俗阜人和今世通經之士有施之一縣而窒者矣有居家

而家不理者矣甚至恃博雅而傲物借經術以營利故
𡏟訾憤激言今人之迂遠不及前明人之不通其故由
古人治經原求有益于身心今人治經但求名高于天
下故術愈精而人愈無用也豪傑之士知時賢之所以
得又鑒時賢之所以失則律己衡人自有中道矣故以
時賢之所以讀書者讀書則書無不通以古人之所以
治身治民者治身治民則身無不修物無不理是故治
身則必師古讀書則必參取古今過尊時賢而謬斥古
人妄矣不能效時賢之細心讀書而欲以已加其上更
妄矣不特欲加時賢之上并欲加古賢之上而于古今
人所能爲者槪不能爲斯則妄之尤者實事求是今人

之所以讀書也吳康齋胡敬齋之治身勤苦古人之所以處貧也石齋一切反之而自是其聽說殆矣錢竹汀王懷祖之學雖與宋儒異趣而使宋儒再生于今則必兼取錢王之說斯則宋儒之所以爲大而亦物之是者斷不能謂爲非也輔嗣生長世族故能簧鼓天下而范甯乃斥爲罪深桀紂姚江之徒正當嘉靖後尚異說之時故能立標樹幟而惲子居乃詆爲變舊義以求食可見天下後世萬不能欺而理之非者不能飾爲是也然嘉靖時變舊義可以得食今則不能得食則亦何苦而爲此耷居都下久四方之士接于目者不少矣其性情節概雖未遇奇特出衆之人而可爲世用之技則皆非

故人所及故人欲求自見于世不可浮慕古人而鄙棄
時賢尤不可自任胸臆而怠于實功也𡊮與石齋異尙
石齋正當困戹時𡊮又無從援拔故亦不以苦口相聒
荅愈翁書已詳言之矣今又言其不能不言者如此子
香亦當細觀說文至要至要姜令路隔六千里退甫不
往而欲易以他人事必無及去夏何子貞兄弟强𡊮就
安徽學幕𡊮以主人方失官不可舍之而去因薦家開
亭自代開亭亦何師辛卯典浙試時所取士其古文學
術子貞所素知故以自代子貞乃曰開亭不能去𡊮曰
何故子貞曰開亭太不修飾車意園有官樣去必不相
合故不薦嗟乎子貞在公卿子弟中號爲樸素一爲官

其議論乃如此何况餘人是故寒士在今日處世甚難也予香不但當讀說文并當留心時賢之所撰觀秋水丈之集則半庋之所以餓死𡍼之所以僅免石齋議論之妄不妄皆可見而退甫之可往不可往亦可以意得矣𡍼不能不深怪故人少入世之技而議論偏又若是其高而不可施也相別久所論不覺繁複聊代面談耳此書及奉愈翁信可與諸故人共質之
今日謀食之途甚窄故人欲出門求食當師秋水丈及山甫欲里中求食當師半峰丈及先師箕圃先生未有舍是二途而可以活者若以先師之所爲施之于出門以山甫之所爲施之于里中是爲兩誤先師知已之所

爲不宜出遊山甫不知己之所爲宜出遊而不宜居里故先師猶可勉强支撑而山甫終困然而山甫所以不可居里者以不知節省也先師所以不宜出遊者以天下倘樸學者之少也苟遇倘樸學之人則先師未嘗不可遊苟知自節山甫未嘗不可居里矣若但有山甫之不可居里無山甫之肇𥟇横飛則餓死可立待矣所以時懷餓死之憂也

半虔少子亦習生業差可相慰行事必須切近半虔之失教若此其家之貧若此半夫人之糊塗若此諸孤之愚若此我輩之落寞沈淪又若此則廉卿兄弟安能得貴業哉必如石齋之言惟有相枕藉死耳於此見議論

之斷不可過高也淵甫命予耜官習錢穀事未嘗誤而退甫石齋亥非之謂不如鱸江先生尚有子能讀書斯言所見又太陋耜官近日所爲幾不得知若前在退甫家中時童稚識見非鱸江先生子所能及鱸江先生子雖爲諸生不能讀父書又好奔走殊乖乃父端方之趣石齋云云眞是世俗論爾

馮星容溫馴無子弟之過而乃夭殁深可痛悼譜南未習人事何以克支幾有一要語遯我丈轉述之今日處狡猾之世不可不以誠應若見人狡猾而亦以狡猾應旣未有以相勝必轉爲所持惟一以誠應則狡猾者無所施技而信可格豚魚矣此卽孟子所謂小國不可師

大國而當師文王也

來諭述里中錢糧日重一日此事今日無可告愬中朝貴人取給于方面方面取給于州縣州縣取給于小民層層剝取即層層護持都下衣冠之會無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終日華軒快馬馳騁于康莊翰林則謁拜閣師部郎則進謁臺長公事則胥吏持稿顧名畫諾私退則優伶横陳笙歌鼎沸其間有文雅者亦不顧民生之艱難惟有訪碑評帖證据瑣屑而已

來諭又述吳秀才受困于營兵事此乃里中風俗之不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鄉里風俗必須有士大夫表率于前布衣韋帶之士振厲于後乃使庶民安業輿隸歛

風吾里中久無士大夫其列名庠序者大率競錐刀之
利不識大體遇小利害即戚屬不相謀朋友不相顧誠
有如石谿前日之言賄其子子即可告父賂其弟弟即
可謀兄者風俗之壞極矣吳秀才惟有奮志讀書淬厲
可爲世用之才則此等無端之橫逆故亦不足雪也
石谿之事可是誤于酒否索被改而不知及知而事已
無及致使持刀殺人者橫行無忌可歎也
都下無可刻碑之字亦無能勒石之手官至公卿亦少
聞有勒碑之事即斯一事士大夫之鄙嗇概可想見而
官于外者遇有古碑又往往輦歸其家是故令人之貪
不獨剝削小民并饑及枯骨

子香石齋不讀諸經注疏不獨無以對古人并無以對今人使垚蚤從牛虞之言溥訓故而不爲則垚之骨枯已久矣此痛哭流涕之言也

垚展轉爲石齋謀一襄校之席竟無一能成媿甚憤甚人心之不古世風之變有非可一言盡者闈試帶病入場終歸無成得失由天固非人所能爲也吾丈并諸君應試者可得意否斯時當學申屠君不必效盍博之攬轡耳淵甫畢竟名心太重近寄到所刻書二種垚以爲俱可不必刻也里中故人如欲出門而才具與時下不相宜者惟有讀說文解字一書差猶可喫飯

垚屢試無成南北共十二回矣今科房考官閱卷頗細

二場卷評云含英咀華易藝尤善談名理春秋文斷案更精三場卷評云疏暢條達言之有物及主司不中擲卷下房考官又加評云此卷二三場斟酌飽滿望而知爲積學之士不獲見售可惜可惜然文章終必有價勉之勉之垚頭場首藝平生交友及士大夫之相識者皆以爲必中房考官評以氣清詞潤主司竟評以稚弱無力異哉矮屋光陰閱歷已百有餘日到今年才得上堂而又遭黜斯亦命已今年本不欲就試以老親之言勉人棘闈而仍不售苦人故不能與數爭也庚子九月十四日

都下讀書人日少一日古文一事竟成廣陵散矣子香

獨予留養議殊妙惜無人能知古人讀書取爲世用今人讀書但可自娛可歎也今日本無事讀書而所推爲讀書者大概不過閱幾行說文辨幾紙古碑略事乎此少可取流俗之譽不事乎此卽有古人之學識亦末由自立于世蓋古學之亡也久矣荓心所欲言者擬爲史論以發之竟未得其暇僅于去冬成二首今命童錄一通奉正于故人閱後幸轉寄淵甫也

落帆樓文集卷九